

□ 叶晓彤

父亲和粮食

岁月无痕,时光荏苒。不知不觉,父亲的“周年祭”弹指而至。那天,我约上嫡妹们从清镇、余庆赶往金斗湾,给父亲明烛、描香、化纸、献果、鸣炮,愿父亲在另一边的世界富足,衣食无忧。

父亲在“猴子十二山”麓长大,八岁丧父,与奶奶、伯父和三个姑妈相依为命。伯父早早成家单过,三个姑妈对父亲疼爱有加。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时运不济,一天能吃上三餐饭就算是奢侈了。父亲小学没毕业,辍学养家。尽管老师几次三番地登门劝返也没能复学。后来,父亲参军入伍,却吃了没文化的亏。退伍归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挣工分到家庭联产承包,年复一年一遍遍地翻动泥土,栽稻谷,播玉米,种烤烟,养活一家八口人。生活就这样周而复始,虽然父亲纵有千万梦,依然逃脱不了同粮食的纠缠。

父亲成家立业后,子女众多,劳动力不足,没有好柴禾,长期吃夹生饭。父亲说,当兵时部队生活也有吃半生不熟的米饭。于是,他就“承包”了我们家的



“夹生饭”,熟的米饭都留给我们五姊妹吃。他说,一个从饿饭年代走过来的人,从不挑剔食物,只怕没得吃。后来,我家粮食充足了,他便厌倦洋芋饭,因为曾经以洋芋充饥的滋味仍然让他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都说勤以养家、俭以养德。虽然我们家的生活渐渐变好,父亲也不准弄丢一粒米饭。还告诫我们,节约的粮食在饿饭的年代可以救活一家子人。

父亲对没文化的“亏”刻骨铭心,他

把渴望读书的厚望化为对子女的严厉管束。我们五姊妹,他都亲自教授我们一撇一捺地写字,要我们认认真真做事。

记得他教我写“粮”字时,我总是写成两个字。父亲却说:写不成可以慢慢学,但做人要学会种粮,更要珍惜粮食、节约粮食,人生不能与粮食分离。

我小时候,总看见父亲看日历,农耕时令谨记于心。我好崇拜父亲,觉得他知天文,懂地理。于是我也模仿父亲,一开始只认得数字,一遍遍地反复琢磨,我终于看懂了日历,也懂得了时令,当时还欣喜了好一阵子,觉得自己也挺“能”的。父亲这时便忒高兴,说是种粮后继有人了。

在记忆中,我与二妹上初中时,粮食不够吃,父亲就全力保障读书人的粮食供应。姐妹俩力气小,每周七八斤零星地背米交给食堂,而食堂的秤大,会短斤少两。父亲知道其中原委后,父亲每月便背着八九十斤大米秤给学校食堂,这样我与二妹上学倒是“减负”了,但父亲背上满是深红色的勒痕,一周后才能恢复。

生活不易,养家难。当我们五姊妹都各自成家立业之后,父亲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无论子女哪家修房造屋、购物办事,他总是出钱出力,悉心谋划。母亲几次给姊妹们免费当保姆带孩子,父亲独自留在家里管理房屋、侍弄庄稼。父亲怕年老多病浪费了田地,就将田地承包给年轻人耕种。他不

善做饭,冷一顿热一顿将就着吃。年老才开始学习煮饭炒菜,他想到子女们生活顺遂,咽着的饭菜也清香可口。

父亲在家也闲不下来。他在附近承包些小工程,干一些下力活。看似能挣点钱,但结账很难,包工头常常拖欠农民工工资。父亲多次走访相关部门,成功讨要到一笔笔血汗钱,并一分不少地发到工友们手上,不曾欠过任何工友一分钱的劳动报酬。

父亲连续生养五个女儿,村里人戏称“五朵金花”。曾经,他的心里多么渴望有一个儿子能帮他分担肩上的担子和家中繁重的体力活,有儿陪伴他播种、栽培、收获,但是老天没有成全他的愿望。

六十年一遇的庚子年,疫情肆虐,缺粮的危机感条件反射般袭上父亲的心头。于是,父亲不顾母亲阻挡和我们姐妹的反对,只身回到阔别多年的金斗湾收回承包出去的土地,拖着病怏怏的躯体孤单地育苗、插秧、施肥……

那日,晴空万里,父亲把陈谷晒在院坝。傍晚,父亲收拾陈谷时,脚踏空落下两米多高的堡坎下,无论如何也爬不起来。翌日,妹夫去老家才发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父亲。送到医院后,再也没有站起来,他断片的言语、迷糊的意识里惦记的仍是那一亩三分地的粮食,仍是姊妹五家是否有粮食吃。

2020年5月的一个午夜,大雨滂沱,滋润着田里的秧苗,而父亲却离开了一辈子心心念念的秧田。

我州再添四名中国作协会员

本报讯(通讯员 莫厘)6月11日,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公布2021年度新会员名单,本批新会员共726人,其中有贵州籍会员19人。黔东南籍在本地工作的作家李家禄、杨芳兰、陈永忠和在贵阳工作的刘燕成4人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黔东南籍作家一次性加入中国作协人数最多的一批。吸收中国作协会员是中国作协对作家创作成绩和创作能力的一种认可。新入会的四位黔东南籍作家,在各自工作岗位,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长期的创作实践,并发表和出版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是黔东南作家队伍中的优秀代表。

□ 龙登煌

下尧的炊烟

人的念头是很奇怪的。

小时候,每天在大山里穿梭,长时间被荆棘绊倒,就厌倦了大山。想跳出大山,向往高楼林立的城市。几十年间,行走在林立高楼中,思想、行动似乎被禁锢了,又怀念上了大山。

在那个静静的黄昏,我走进了下尧。

下尧,是从江县加榜壮族乡的一个行政村,几十户人家依山居住在一座不大山梁上,美丽的加榜河就从寨脚流过。加榜河潺潺的水流给了下尧的宁静;也许,是下尧缥缈的炊烟把外界的喧闹勾引进来。

袅袅青烟,从农家的屋顶飘出来,串到不远处,和着雾,融进后山青青的林子里。此景,多像三十年前我离开家乡的那个早晨,这是一幅贴在我眼前永恒的画,是一曲响在我耳际不老的童谣,是一个铭刻在我心里不朽的故事。

在这大山里,每当人们忙完了事闲下来的时候,那袅袅炊烟便在那木皮房顶上升腾。

下尧,和生我养我的美阳一样,也是四十来户人家,四围青山作屏,灌木浓密。清晨,女人们抓一把干枯的松针,“噉”地引燃了火,灶膛红了起来,一绺一绺的浓烟打着卷儿轻盈地往瓦背涌。这时林子的乳雾也浪一般涌向村子的上空与升腾在瓦背的炊烟汇成雾的海洋。太阳醒了,揉揉惺忪的眼,将万道霞光洒向雾海,雾被染成了血红,云蒸霞蔚,整个村庄便如仙宫缥缈起来。挨近晌午,炊烟,又另具一番情趣。日悬中天,瓦背上的炊烟柔软的身段扭着,如无数溪流涌着白浪,汇成大江,流向高远的天宇。烟的大江沁着农家土菜的香味儿。那缕缕炊烟是多么的鲜活灵动而又清香。

夕阳西下时,晚风挽着缕缕炊烟袅娜在村庄四合的棵棵参天古树的枝丫上,与繁密的叶儿亲吻着依恋着。觅食的鸟儿啾啾着滑过殷红的夕烟飞向高树的老巢。这时,炊烟又是多么的宁静安详而平和。

这是晴天。雨天的炊烟却是另一番景致。细雨将自己的乳汁喂沉了炊烟,于是肥胖的烟儿扭捏在人家的屋顶上眷恋着。这时整个山村像一艘巨轮静静地泊在宁静而朦胧的港湾。

我的心里炊烟般荡漾着陆游的诗句,“乐岁家家俱自得,桃源未必是神仙。”我站在下尧的对岸,沉思着,这难道不是陶潜心里的桃花源?这里的人们,在这自由和平的大山深处,他们都成了神仙。

不远处,学童们追着炊烟一路嬉笑一路歌背着书包回家了,那歌声的清亮酝酿在清香的炊烟中。大把大把地啃饱了青草,腆着圆肚的牛儿们敲击青石板的达的达的蹄声如同响起的快板和着牛背上牧童的悠扬的笛声流向缥缈的远方。而劳作在山坡上的农夫们伸了伸腰,欣赏诗一般地看看自己锄了的地,望望村主任徐徐升腾的炊烟,解下汗帕揩一把汗,心里想女人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了吧。于是踏着瘦径款款归了村。

家里,一桌菜腾着热气,等着呢。柴火熏烤的腊肉是农家家常而至上的美味,经女人们随意的烹煮均可令人大快朵颐。劳累了的男人们抿一口自酿的米酒,满足地半眯着眼嚼着香醇的肉片细细地品着,身子像坐了八抬大轿,怡然自得。冬天里,薄雪卧在屋顶上,白的雪花与青的瓦片一行行相间着如少女得体的花衣。这时一只铁锅架在灶台上,灶里噼剥爆着灿烂的火星子。锅里的清汤沸了,欢快地滋滋着,添上白菜叶儿、萝卜片儿,再加几片姜几粒辣子。事闹,一家人就着灶围个半圈,慢慢吃着,慢慢聊着,甜味儿辣味儿愉悦味儿一起温暖着肚儿与心儿。门虚掩着,风儿关在了屋外,炊烟盈室,一屋馨香。我想,只有下尧的人们日子这般地曼妙与抒情!

站在城里高楼的廊上,我努力地扫视城市的天空,全然没有下尧炊烟的影儿。于是,我凝望远方的故乡,心里铺开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起伏连绵的青山是画面的背景,田野上翻滚的金黄的稻浪烘托着坡边的村庄,缕缕炊烟便在村舍的上空娇柔地扭着。那白练似的炊烟延绵亘古,流向远天。这炊烟哟,是我的故乡的魂,还是我的故乡的眼睛?



□ 陈明春

寂静的钢笔画

—— 赏析越山钢笔画作品集《故乡远去的风景》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65周年之际,《杉乡文学》杂志美术编辑越山(本名杨广,别名杨座)的钢笔画作品集——《故乡远去的风景》悄然出版了。在这样的时刻,可以说是我们黔东南文艺界的一件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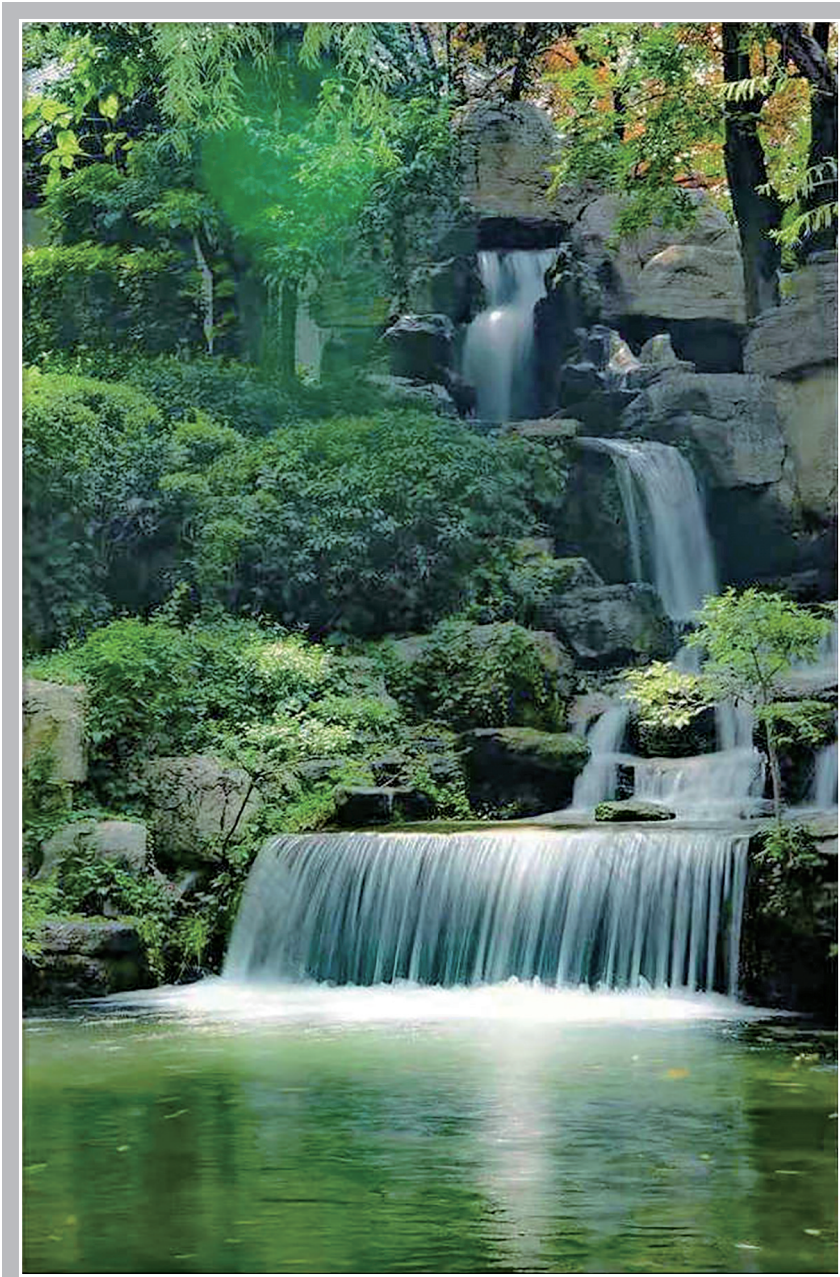
19世纪以来,钢笔画已发展为独立的画种,它是一种具有独特表现方式和艺术魅力的画种。

钢笔画起源于欧洲的芦苇管、鹅毛笔等字绘画时代。古代西方国家写字一般用芦苇管或鹅毛笔,其后才逐渐发展为使用钢笔及自来水笔。顾名思义,钢笔画就是用钢笔来作画的一个画种。

越山的钢笔画作品集——《故乡远去的风景》有着淡淡的乡愁和那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在简约的造型中突出了主体,表现了主题,画面极富装饰味,运用大量的留白使作品突显主题和重

点。在风格上以中国画线描的造型的表达方法去塑造苗乡侗寨杆栏式建筑,这些都体现了越山钢笔画的造型特征和美学态度,也体现了画家自己独到的见解。

绘画艺术是一种史料似的记录,记录了过去的存在,表达了作者情怀,见证了历史的面貌还激发人的审美情绪,感化人的思想,教化人的品德。绘画艺术总是让人感怀。艺术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只是我们缺少发现,缺少对艺术美的敏感和认识。越山的作品让我们再次从作品中看到生活,在生活中看到艺术,从而让人提高对生活、对美的热爱。所以说绘画艺术的教化力量是别的艺术难以企及的。黔东南民族地区保留了大量的古镇和传统文化村落,是艺术创作的宝库、是艺术创作的天堂。越山的这些钢笔画传递着乡愁和家乡的宁静之美。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在繁重、重复的工作里,美丽乡镇的慢生活让我们感受到了自然之美、人性之美,画家用画笔更加概括地表现了这种生活。一切快节奏繁复的工作都是为了追求以后的慢生活,所以一些画家早就直接追求后者,越山就是这样的画家,在他的作品里我们进入苗乡侗寨、乡村古镇,这些司空见惯的建筑,却在他笔下变得生动、美丽,让人向往。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越山的作品做到了,我们也为我州涌现出这样的钢笔画画家感到欣慰。多彩贵州出多彩画家!



越山钢笔画

清水江

刊头图

佚名撰

□ 姚瑶

有一种情叫浓稠若血

燕成兄弟告诉我,要在恩师陈平七十岁生日时,收集整理陈平老师、凝心和他三人的作品结集出版一部书,书名与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一样,算是给老师一份别样的生日礼物,嘱托我写个序言。刚开始我是拒绝的,写序该由德高望重、事业有成者来完成,我来作序怕是要貽笑大方。

最终我还是答应了。一是我们都是天柱同乡,骨子里有着相同的文化基因;二是这三位同乡之为文人均是我所敬仰。仅这两点理由,就已经打动了

我今天这个时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远逝。人们被汹涌澎湃的商业经济所裹挟,在生存与享乐之间消耗着生命,智能手机的出现,多元文化的碰撞,很多人无法静下心来阅读。文学,成了少部分人的自说自话,处于生活的边缘,特别是严肃文学变得更加诡秘和尴尬,味同鸡肋。我们的理想比天还高,现实却让我们无所适从。

我们如何在文字里找到存放自己灵魂的故乡?在自然生态遭受挑战的全球化语境下,写作的作用是不是还具有切实的意义?这是每一个人应该静下心来思考的宏大命题。

一直以来,我把写作当成一种对抗和救赎,对抗我们曾经的岁月和情感,我怕有一天当我们的记忆消失于芸芸众生,所承载的情感也将灰飞烟灭。能长久温暖我们内心的,唯有力透纸背的文字。

“他和父亲用锯子把砍下来的麻栗木锯成一根根整齐的条状,然后把条状一根根装进炭窑里,装满后,再在上面铺一层引火柴,盖上泥土,把泥土播紧,炭窑就算装成了。炭窑生火后,他就和父亲守着炭窑,一步也不离开,吃住都在山上。出窑后,他就和父亲把炭一挑一挑地挑回家里,再从家里挑到很远的集上去卖,为家里换些油盐钱和自己的学费。”(陈平:《从大山走向都市》)这是我非常熟悉的场景,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内心痉挛,闭着眼睛躺在椅子上,有种痛袭来。我和燕成有着相同的童年经历,烧炭的场景历历在目,贫瘠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我承认很多作家童年的特殊情感经历与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苦涩的童年给我们的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这种可能是一辈子挖掘不完的精神富矿。当然,我说的苦涩,并不完全是物质上的匮乏,它的意义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种无限可能是尖锐的,带着蓬勃的力量。苦涩可能会随着物质的富裕和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但由苦涩衍生的自卑、沉默和不自信,却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

我想,这是一个脆弱的农村小子,对世界怀有更加敏感的想象和洞察力,放到大的环境来说,这或许是我

和燕成能够持久写作的动力吧!

天柱成长起来的作家,

我是敬仰的,陈平老师是其中一位。他在编辑《清水江》时向我约过稿,针对某些词句和观点通过网络或者电话与我细心探讨,不厌其烦。真正谋面是在他退休到凯里定居后的一次研讨会上,凯里虽小,我们常举行些小型研讨会,给聚会冠以一个美丽的借口。陈平老师十分谦逊,话不多,却都说到点子上。

陈平老师在文字中提到诸多我熟悉的同乡文友,也提到一些不熟悉的人物,立体的形象跃然纸上,朴素的文字饱含浓稠若血的情感。这使我想到了李修文在《致江东父老》书封上写下这样的一句话:“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读着陈平老师的文字,文字里的他们隔着纸背、隔着时空,仿佛与我凝视、对话,他们其中的一个或许就是微不足道的人,或者你。陈平老师恣意汪洋的江湖,为这些个体的众生立传,这是深深打动我的地方。在他的文字中,我们何尝不是芸芸众生中最微渺的那一个?读到《飘逝的魂》时,我流下了眼泪。文中主角秦秀湘,我是从他那锋芒毕露的文字开始认识他的,我曾相信他的文学疆域在不久的将来会更加辽阔,只是这一天我们没有等到,他却去了遥远的地方。

因工作需要,本职是教师的凝心与我同在州、市作协兼任职务,因此交往较多,她的天真、爽朗,总让我们感觉到世间是美好的。每次相聚,她都给我们带来少年般的朝气,周遭的不快也就抛至九霄云外。

凝心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我希望从她文字的背后读到真实的成长、喜悦、爱和痛感,这部作品集里给我们呈现的《爱之旅》系列,是她的日常、她的状态,写她的亲人、写她的小情绪。从凝心创作的诸多文字来

